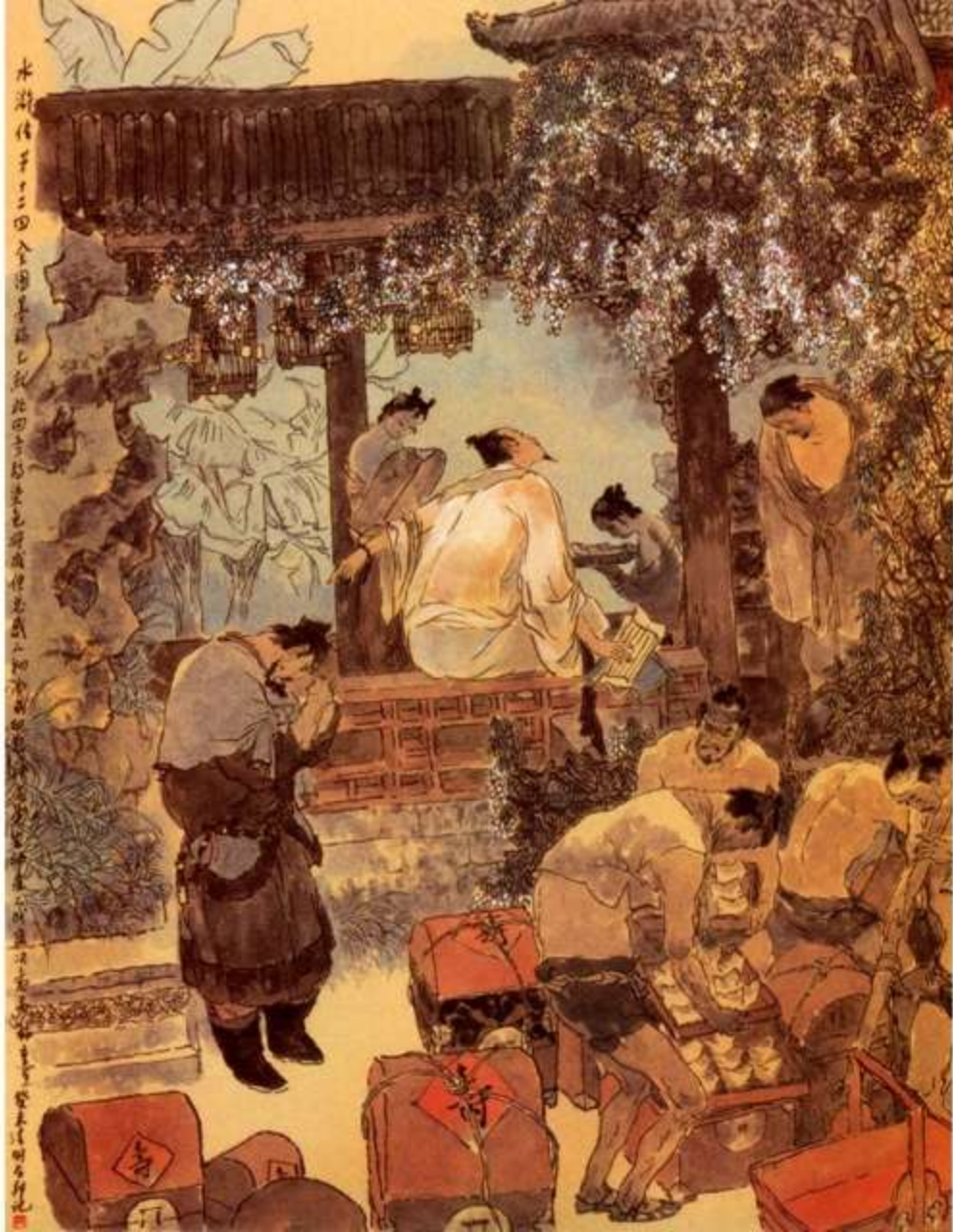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第二册



中国书店
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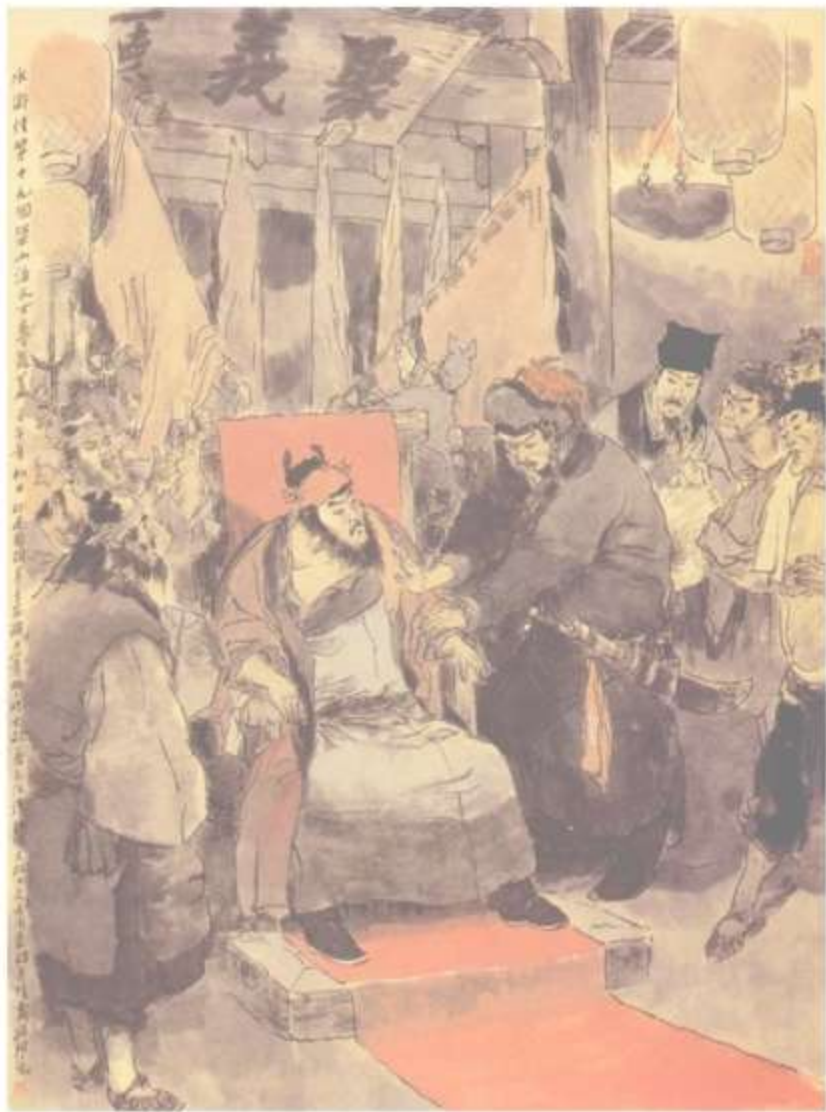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册

绘画 戴敦邦

主编 于文化

注释 黄彦

制作 小成兄
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

《彩绘水浒传》包括清张琳绘工笔重彩《水浒传》人物各一百零八图和戴敦邦绘《水浒传》故事。

张琳所绘彩图，人物形象表情生动，设色均匀，为古代工笔重彩人物绘像之佼佼者。张琳绘本藏于南京图书馆，属馆藏精华。

戴敦邦所绘水浒传，是他的又一杰作，整部画集，充满生活活力，洋溢阳刚之气，既恰切传示出文学原著的精神内涵，又体现了画家对原著的独特理解。一幅幅图，如一首首诗，格高韵远，含蕴无尽。



本书由中国书店

出版社出版



清张琳
戴敦邦
彩绘全本水浒传

本电子书仅作观赏

请勿转载以及商用



见林冲索要纸笔写『投名状』，朱贵笑道：『教头，你弄错了。所谓投名状，就是叫你们下山杀个人，献上首级，他便无疑心。』林冲道：『这事不难。』王伦道：『三日为限。若三日内没投名状来，便不能入伙，休怪！』

次日一早，林冲下山，乘船渡至僻静小路守候。直到第三天中午，见一人挑担而来，林冲蓦地跃起，吓得那人弃担而逃。林冲自叹晦气，对小喽罗道：『你先把这担财帛挑上山去，我再等一等。』忽然，一个头戴范阳毡笠、脸上有块老大青记的大汉，挺着朴刀奔来，喊道：『泼贼，胆敢拔虎须，抢俺行李！』林冲正没好气，怒瞪双眼，舞刀相迎。你来我往，斗了五十回合。正在难分难解之际，听得王伦等头领喊叫：『二位好汉，不要斗了！』林冲腾身跳出圈，那汉也收住了朴刀。原来这位大汉姓杨名志，绰号『青面兽』，是三代将门之后，杨令公之孙，曾任殿司制使官，因押运花石纲在黄河里翻了船，潜逃在外。最近虽逢大赦免罪，仍被罢了官。今日雇人挑的这担财物。就是要上京城谋复官职用的。王伦早就闻其英名，今又见其武艺超凡，就想留下他，好与林冲做个对头。可是杨志赴京心切，执意不肯入伙，王伦只得将那担财物还他。杨志称谢告辞。经过此番周折，王伦无奈让林冲坐了第四位交椅。

杨志来到东京，使尽了那一担财物，结果仍被高太尉逐出殿帅府门。杨志心中怒道：『高太尉，你忒歹毒！酒家原指望复官制使，凭一身本事，卫国保家，封妻荫子，为祖宗争气，不想竟落到走投无路地步！』万般无奈，杨志只得将祖传宝刀，插了草标，上街去卖。



热闹街头，忽起一阵骚动，人们惊叫：『大虫来了！』都躲得远远的。杨志望见黑凛凛一条大汉，醉醺醺颠撞过来，这家伙是京师出名的无赖，叫做没皮大虫牛二，专在街上寻衅行凶，开封府也治不了他。牛二扯刀问道：『卖几钱？』杨志道：『一千贯。』『什么鸟刀，要这么大价？我三十文买一把，也切得肉。』『这是祖传宝刀。砍铜剁铁，刀口不卷；吹毛得过；杀人刀上没血。』牛二去店里讨来一大叠铜钱，道：『试给我看，剁得开，给你三千贯。』杨志只一刀，把这叠铜钱劈成两半，远观的众人齐声喝采。牛二嚷道：『喝什么乌采！』拔下一把头发交给杨志，杨志将头发照准刀口一吹，便都断作两段，纷纷飘下。众人又喝采。牛二对杨志道：『你剁个人，让我看看刀上有无血痕。』杨志道：『你若不信，取只狗来，我杀给你看。』『你说杀人，不曾说杀狗。』『你不买，便罢，休要纠缠。』牛二揪住杨志道：『我偏要买。』『拿钱来。』『我没钱。』杨志大怒，一甩手，把牛二推了一跤，牛二爬起来，夺刀不成，挥拳便打。杨志霍地躲过，用刀往牛二额根上搁个正着，只见他顿时倒下，血流满地。

众人见杨志杀了牛二，拍手称快。杨志往开封府自首，众人自觉前往做见证。杨志被判为『一时斗殴，误伤人命』，发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。大名府留守司，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最有权势。留守梁中书，名世杰，是东京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。他知杨志武艺出众，很是喜欢，当厅开了枷，留在厅前听用。



梁中书见杨志勤勉谨慎，有心提拔他，但恐众人不服，便命诸将到教场演武试艺。

梁中书在演武厅正中浑银交椅上坐定，诸将依次站立两边。正将台上两个都监：『李天王』李成，『闻大刀』闻达。梁中书命副牌军周瑾与杨志比试枪法。二人各穿皂衫，去了枪尖，在枪杆顶端缚个毡骨朵，蘸了石灰，然后跨上战马。将台上令旗一挥，二人跃马挺枪，斗了四五十合，结果周瑾身上好似打翻了豆腐，斑斑点点，约有三五十处，而杨志只有左肩胛上一点白。梁中书大喜，欲让杨志替代周瑾之职，便对周道：『前官让你做军中副牌，按你这般武艺，怎能南征北讨。』李成忙道：『他枪法生疏，弓马娴熟，再叫二人比箭如何？』梁点头应允。

二人重新上马。杨志道：『你先射我三箭，我再还你三箭。』周瑾听了，恨不得把杨志一箭射个透明。将台上令旗挥动，杨志拍马南去，周瑾纵马紧追，挽弓搭箭，朝杨志后心颺地射去。听得背后弓弦声响，杨志霍地来个镫里藏身，让那箭射了个空。又听得弓弦响，杨志侧身用弓梢一拨，便将那枝箭拨落到草地。两箭不中，周瑾越发心慌，急取第三枝箭狠命射去。杨志转身舒臂，倏地将飞来之箭攥在手中，旋即跑马至演武厅前，把掌中之箭扔下。

轮到杨志射箭。杨志先把弓虚扯一扯，周瑾听得脑弓弦响，急取挡箭牌，却接了个空，暗道：『那厮只会使枪，不懂射箭，等他再虚诈时，我大声喝住他，便算我赢了。』哪知此时杨志在想：『洒家与他无仇，若射后心窝，必伤了他性命，还是射不致命处便了。』看准时机，弓开如满月，箭去似流星，正中周瑾左肩。周瑾翻身落马，军卒迅速将他抬至厅后疗伤。



梁中书大喜，决定升杨志为军中副牌，正要叫军政司登录在案，有人叫道：『小将愿与杨志较量，若折半点便宜与他，就把我职使让与他，死也不悔。』此人是正牌军索超，因为人性急，撮盐入火，人皆称他为『急先锋』。梁中书想：『也好，如让杨志赢了索超，叫他们无话可说。』于是把自己的火块赤千里嘶风马借给杨志骑，而索超跨上了李都监的能征惯战白雪马。

一挥令旗，二马跃起。索超忿怒，抡金蘸大斧；杨志逞威，拈点钢神枪。斧光枪影，闪烁翻飞，各展平生本领。斗至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闻都监怕二将有一闪失，即令鸣锣休止，禀复梁中书道：『此二人武艺相当。』梁大喜，当即提升杨志、索超为管军提辖使，并打算派杨志押送十万贯珠宝赴东京，为丈人蔡太师庆寿。

山东济州郓城县知县时文彬，一上任，就把马兵都头朱仝、步兵都头雷横唤到厅上，吩咐道：『听说梁山泊贼盗聚众打劫，抗拒官军，各乡也不太平，你俩各带士兵，分头巡捕，不可懈怠！』二都头皆有一身好武艺。朱仝长相似关公，有一部虎须髯，满县人都称他为『美髯公』；雷横是铁匠出身，二三丈阔的洞能一跃而过，因此人们称他为『插翅虎』。当夜，雷横带了二十个士兵出东门巡察。行至东溪村山上的灵官庙，见殿门未关，众人就举着火把入内察看。忽听得鼾声雷动，用火把一照，只见一个大汉赤条条地躺在供桌上。雷横大喝一声，那汉没来得及挣扎，就被众士兵用绳索绑了，押出庙门。时已五更，雷横道：『先到晁保正庄上讨些点心吃了，再回县去。』



东溪村保正，姓晁名盖，向来结交好汉，仗义疏财，爱使枪棒，不娶妻室，江湖上称他『托塔天王』。听庄客报告，雷都头在本村灵官庙抓了个贼大汉，现在吊在庄院门房里。晁盖便吩咐主管在后厅摆上酒肴果蔬，款待雷横及众人，自己急忙到门房探看究竟。推开门，只见那被高高吊起的大汉，一身黑肉，紫黑阔脸，鬓边一搭朱砂记。问他来历，大汉道：『俺从远方来此投奔好汉义士晁保正。』『我就是晁保正。待会我送雷都头出来时，你就叫我阿舅，我自有法子救你。』晁盖关照几句，匆忙到后厅陪雷横饮酒。

晁盖送雷横至门楼下，士兵从门房里押着大汉出来。那汉一见晁盖大叫：『阿舅，救我！』雷横吃了一惊，晁盖忙对他说：『这是我外甥小三，自小随家姐住南京，十四五岁时来过一次。』转身对那汉喝道：『你为何不来见我，却到庙里做贼？』那汉叫道：『我不曾做贼！』晁盖怒道：『你既没做贼，怎么会官兵捉拿？』夺过士兵手里棍棒便打。雷横见此情形，忙道：『保正息怒，若早知是令甥，就不会闹出这番误会了。』当即命士兵给大汉松绑，放了他。晁盖取出十两花银送给雷横。

原来那汉姓刘名唐，自小闯荡江湖，人称『赤发鬼』。晁盖送走雷横诸人后。与刘唐至内厅叙谈，刘唐道：『小弟打听到大名府梁中书即将派人送十万贯金银珠宝到东京，为他丈人蔡京太师庆贺生辰。这宗生辰纲。完全是不义之财，不妨夺它过来，也不为罪！小弟愿助哥哥一臂之力。』晁盖道：『事关重大，明日再细细商议。你一路上各尝艰辛，先好好休息。』吩咐庄客领刘唐到客房。



想到雷横一伙，刘唐忿恨难抑，于是溜出庄门，大踏步赶了上去，喝道：「兀那都头休走！我不是贼，你却吊了我一夜，又骗我阿舅十两银子。你若是懂事的，把银子还我，佛眼相看；如若不还，即刻叫你流血！」雷横怒骂道：「辱门败户的流氓，怎敢如此无礼！」刘唐道：「你这伤害百姓的腌臢泼才，竟敢骂我！」雷横道：「骂又怎样？你这贼头贼脸贼心贼肝贼骨头，必然要连累晁盖！」刘唐举刀直奔雷横，雷横挥朴刀相迎，斗了五十余合，都不肯罢休。这时，一位秀才模样的人，走出侧首篱门，用手中的两条铜链，就中一隔，道：「二位好汉，且歇一歇，我有话说。」两人收住朴刀，跳出圈外。

原来这「秀才」就是「智多星」吴用，表字学究，道号加亮先生，现在乡塾教书。吴用问了双方争斗原因，心想：「晁盖与我自幼交好，他的亲眷我都认识，未曾听说有这个外甥，其中必有蹊跷。」便对刘唐说：「你舅舅与我至交，与这都头也要好，他送些人情给都头，你却要讨还，让你舅面子往哪搁？」刘唐不听劝，两个又要厮打，忽听人叫道：「保正来了！」晁盖对刘唐喝道：「畜生，不得无礼！」又对雷横道：「都头看小人之面请回，改日登门陪话。」见雷横领着士兵走远了，晁盖让吴用放了学生一天假，一起来到庄上。晁盖把刘唐来历对吴用说了，并与他商议如何劫取梁中书送与蔡太师的十万贯生辰纲。吴用道：「此事虽好，只是人多做不得，人少了又做不成，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可。刘兄武艺非凡，雷都头都敌他不过。加上保正与小生，也只三人，如何弄好？」



吴用沉思半晌，眉头一纵，计上心来，道：『有了，有了！』晁盖忙问：『先生想到了哪几位心腹好汉？』吴用叠两个指头，慢条斯理道：『我想到阮氏三兄弟，一个叫做「立地太岁」阮小二；一个叫做「短命二郎」阮小五；一个叫做「活阎罗」阮小七。他们住在梁山泊边的石碣村，日常以打鱼为生。这三人工艺出众，义胆包身，敢赴汤蹈火。若得此三人，大事必成。我去劝说他们来入伙如何？』晁盖道：『如此最好。』

吴用三更动身，晌午到达石碣村，在阮小二门前叫一声：『二哥在家么？』阮小二闻声而出，见是吴用，笑道：『什么风把教授吹来？一起去吃三杯。』吴用道：『小生也正想与你们哥仨同饮谈天。』不多时，会齐阮小五、阮小七，荡舟到对岸酒店，吃了一顿。

入夜，四人聚在阮小二家水亭。吴用道：『如今我在一个财主家做门馆。他办筵席，要买十数尾十四五斤重的金色鲤鱼。』阮小七道：『往常要三五十尾大鲤鱼也是容易事，如今五六斤的也难对付。』阮小二道：『那大鱼唯梁山泊里有。』吴用道：『这里和梁山泊是一脉之水，何不去打些？』阮小五叹道：『梁山泊如今由一伙强人占着，不准打鱼。』吴用道：『官府怎么不去缉捕？』阮小二道：『官府只会欺压百姓，鱼肉乡民，哪敢正眼看那强人！』吴用道：『这么说来，那厮们倒快活。』阮小二道：『他们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不怕官，论秤分金银，成瓮吃酒，大块吃肉，如何不快活？我们却空有一身本身！』阮小七道：『能像他们过一日也好。』吴用听了，心中暗喜，故意问道：『你们何不也去入伙？』



阮小二道：『老先生有所不知，那为首的白衣秀士王伦，心地窄狭，前番林冲上山，也呕尽他的气，又哪能容得我们？』阮小五道：『若王伦能像教授这般重情义，我们早就去了。』吴用道：『假如有赏识你们的，你们也未必舍得离开此地。』阮小七道：『若真有识得我们的，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去！』吴用道：『知道晁保正么？』阮小五道：『莫不是托塔天王晁盖？』吴用道：『正是。他如今有一套富贵待取，闻知你三个英名，特地叫我相请你们去商议。』阮小二道：『若端的有此事，我三个愿舍命相帮。』于是，吴用约略说了梁中书为庆贺他岳父蔡太师生辰，将派人送十万贯金珠宝贝到东京的事。

吴用偕阮氏三雄来到晁家庄，晁盖盛宴欢迎，共誓合力取此不义之财。忽有庄客慌张报说：『有个道人，执意要见保正，多给钱米也劝他不走，已将十个庄客打倒。』晁盖只得亲去察看。那道人见了晁盖，自我介绍道：『贫道复姓公孙，名胜，道号一清，江湖上称「入云龙」。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，特来送给保正义士。』晁盖道：『先生所言，莫非是北地生辰纲么？』公孙胜大惊。突然有人闯入，劈胸揪住他道：『好大胆！竟要干目无王法勾当！』公孙胜吓得面如土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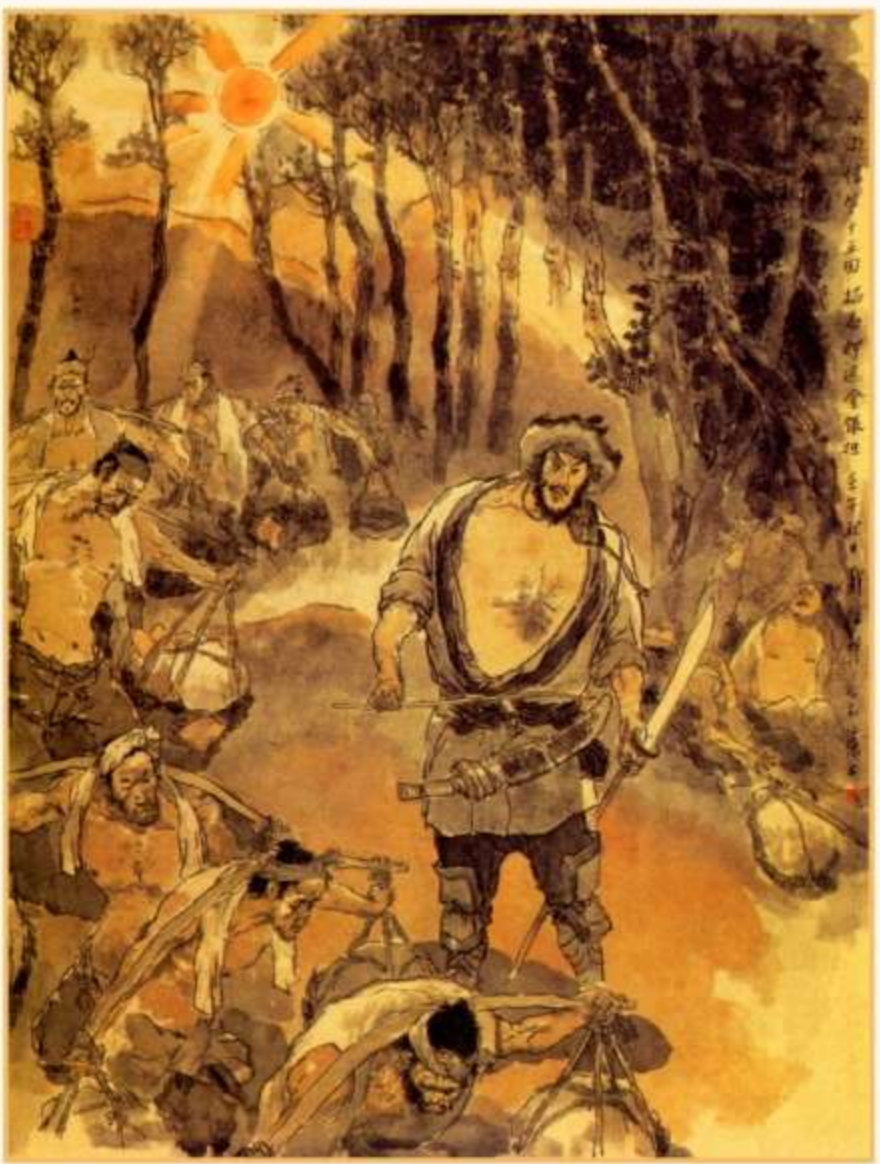
晁盖见吴用冷不防揪住公孙胜，乐道：『教授休取笑。』待二人见礼后，同回后堂。吴用道：『保正夜梦北斗七星，我七人正如「七星聚义」，这生辰纲必取无疑。』公孙胜道：『贫道已打听确实，他们将取道黄泥冈。』晁盖道：『白日鼠』白胜，家在黄泥冈东边，与我熟识。』吴用道：『此人正用得着。』接着侃侃出计划。众人道：『好计策！不愧为「智多星」，简直赛过诸葛亮！』



杨志奉梁中书之命，押送生辰纲往东京。同行的老都管扮作客商，两个虞候假装仆从。十一名壮健军汉作为脚夫，各挑一担金珠宝贝。起初数日，五更早凉动身，午后炎热便歇。进入山路后，杨志考虑到天暗人稀之时易遭劫掠，改为辰牌起行，中时歇宿，烈日当顶也不准放慢脚步。谁若不遵，轻则痛骂，重则藤条鞭打。如此行了十四五天，无人不怨杨志。

六月初四晌午，红日高悬，天无半点云彩，山石烫得简直要冒烟。众军汉力尽筋疲，渴热难熬，便都歇下担仗，躺在树荫里。杨志拿藤条劈头劈脑打去，打得这个起来，那个又躺下。老都管道：『提辖，实在走不动了！』杨志道：『此地叫做黄泥冈，也是强人出没之地，岂可歇脚！』都管道：『你老拿这话来吓人！』正说间，见对面松林有人探头探脑。杨志道：『看，那不是歹人来了！』拿起朴刀奔了过去。林中七人正在歇凉，见了杨志，『啊呀』一声都跳了起来。杨志喝问：『干什么的！』一人指着身后七辆江州车道：『我们是濠州贩枣的。』又指着鬓边有块朱砂记的汉子道：『方才听得冈上有动静，怕是歹人，叫这兄弟去看看。』杨志道：『原来也是一般客人。』转身返回，把朴刀往地上一插，也坐在树下休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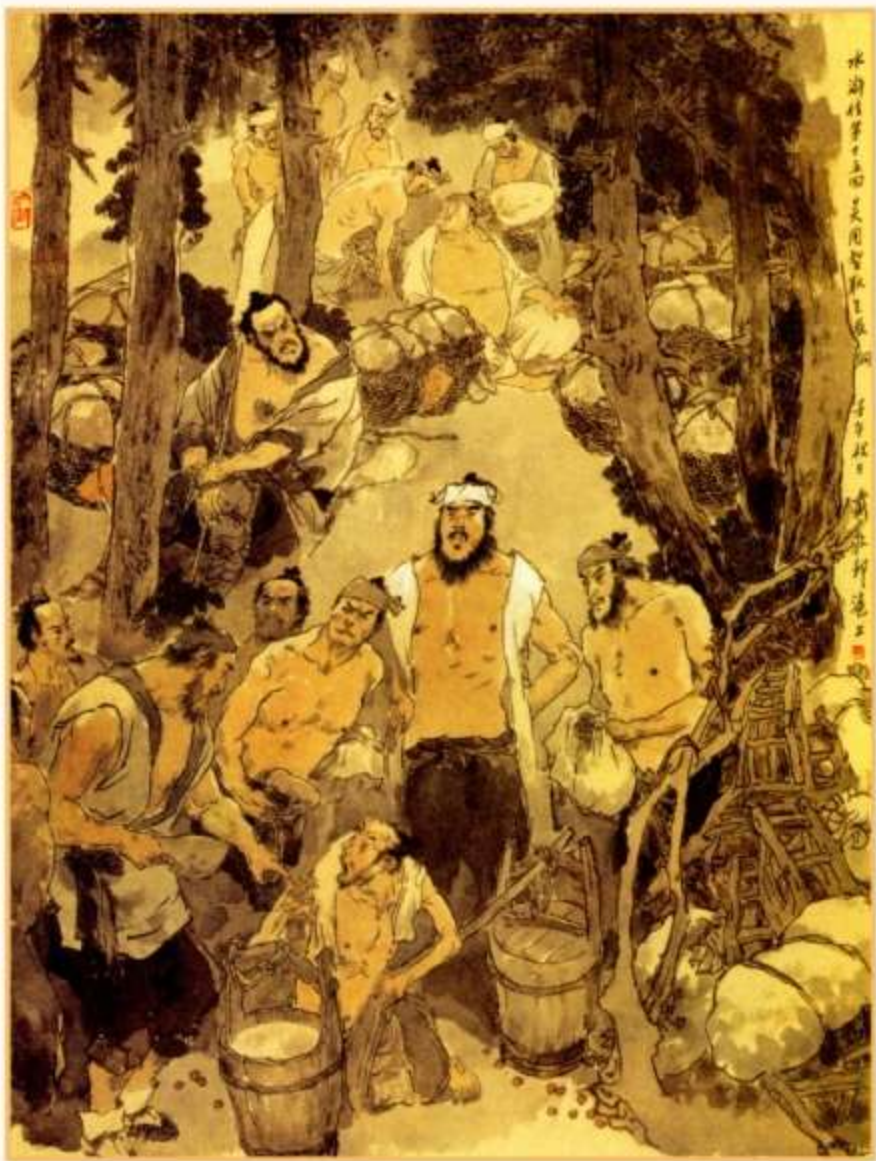
『赤日炎炎似火烧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农夫心内如汤煮，公子王孙把扇摇。』一个汉子挑着两桶酒，唱上冈来。众军汉见了，凑钱要买。杨志骂道：『你们这帮蠢货，全不晓江湖上多少好汉被蒙汗药麻翻了！』卖酒汉冷笑道：『你这客官说话好不晓事，幸而我没卖给你吃！』



『闹些什么？』贩枣客都提着朴刀跑出来问。那汉道：『他说我酒里有什么蒙汗药，你道好笑么！』『我们还以为有歹人来了，原来只是人家随口说一声，有什么要紧？我们正口渴，就卖一桶给我们。』『不卖，不卖！』『又不是我们说你，你这人也不讲理。』那汉终于答应五贯钱卖一桶，却又说：『没碗舀酒。』于是贩枣客从林中取来椰瓢和一大捧枣，七人轮流用椰瓢舀酒吃，用枣过口，一会儿就把一桶酒吃光了。一贩枣客将五贯钱递与卖酒汉，道：『价钱依你，须再给我一瓢。』随手揭开桶盖，兜了一瓢就吃。那汉去夺时，此人拿着半瓢酒，往松林里跑。那汉追了几步。又见一人从林中走来，用手中的椰瓢往桶里舀了一瓢。那汉劈手将瓢夺下，往桶里一倾，将瓢扔在地上，口中骂骂咧咧。

众军汉看得心里痒痒的，都央求老都管去对杨志说一声。其实，方才情景，杨志也都看在眼里，消了疑虑，所以对老都管说：『就让他们买些吃了起身。』可是，任你众人赔笑纠缠，那卖酒客偏拗着不肯卖。贩枣客抱不平道：『你这汉子也忒认真！』把他推到一边，提起酒桶放到众军汉面前，又送些枣给他们。军汉先舀了一瓢给杨志，杨志吃了几口。都管、虞候与众军汉顿时把桶里酒吃个精光。卖酒汉收了钱，挑了空桶，唱着山歌下冈而去。七个贩枣客站在松树边，指着杨志等十五人，笑道：『倒也，倒也！』看着他们一个个头重脚轻，面面相觑，软瘫在地。杨志他们心中叫苦却挣扎不起，眼睁睁看着贩枣客推出七辆江州车，把枣倒在地，将十一担金珠宝贝装车而去。

原来，这七个贩枣客是晁盖、吴用、刘唐、公孙胜及三阮，卖酒汉是白胜。从后一桶里兜起一瓢吃了半瓢的是刘唐；紧接着用在林中装了蒙汗药的椰瓢，往桶里作最后一搅一兜的是吴用。



杨志酒吃得少，醒得快，爬起身来，犹自站立不稳。看着那口角流涎、瘫在地的十四人，不禁恨道：『不听我言，失了生辰纲，害得我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！』长叹一声，下冈而去。

这一夜，杨志走走歇歇。挨到天明，入一酒店吃了酒肉米饭，方觉有点精神，于是绰起朴刀，出了店门。可是走没多远，店主拖了杆棒，呐喊着追了上来。原来杨志身无分文，未付饭钱。此时免不了棒来刀往，打斗一番。一打而相识，腥腥惜腥腥。店主姓曹名正，是林冲的徒弟，因祖代屠户出身，人称『操刀鬼』。曹正久闻杨志英名，刚才交手时，更佩服其高超武艺与师父一般。邀回店中，再设酒食款待。曹正道：『离此不远的青州地界上，有座二龙山，山间有座宝珠寺，如今聚了五六百人打家劫舍，为首的原是和尚，叫做金眼虎邓龙。』杨志正茫然不知去从，听得此言，便想夺来作安身之地。次日告别曹正。前往二龙山。

入山已是黄昏。在林中走没多远，杨志吃了一惊。只见赤条条一个胖和尚，背上刺着花绣，坐在大松树下乘凉，和尚猛然发现有人，一跃而起，绰禅杖便打。杨志只得挺刀相迎。斗了四五十合，胖和尚叫『且歇』，卖个破绽，跳出圈外。杨志暗暗喝采：『哪来的和尚，好本事，俺刚能跟他打个平手！』互报家门，方知一个是花和尚鲁智深，一个是青面兽杨志，都是闻名未曾谋面，今虽初相识，却如逢故知。鲁智深道：『邓龙不肯让洒家上山入伙，吃俺打了，便紧闭关隘，由你叫骂，也不下来厮杀。』二人各叙遭遇，谈了一夜，既无别路上山，便同回曹正店中商议。



曹正道：『他闭了关，休说你二位，即便有一万人马，也上不去。看来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求。』思索良久，想出一计。智深、杨志齐道：『妙哉！妙哉！』

那日，曹正、杨志及几个庄客，用绳索绑了鲁智深，到二龙山下叫道：『这和尚吃醉了不肯付钱，还嚷着要召人来打你山寨，我等把他缚了来献与大王。』关上两个小头目认出正是前日打伤大王的和尚，便飞也似的上山报告。邓龙喜出望外，道：『快解上山来，取这厮的心肝做下酒菜！』上山时，智深等人看那三座关上，摆着糯米炮石，架着硬弩强弓，果然险固。到了大殿，坐在正中交椅上的邓龙，指着鲁智深骂道：『秃驴，你也有今日！』哪知站在智深身后的庄客，将活结一抽，就使他身上绳索全都散落在地。智深从曹正手中接过禅杖，只一杖就把邓龙脑袋劈作两半。于是智深与杨志做了山寨之主。庆贺宴毕，曹正等告辞回家。

再说老都管回到府中，按预先商量好的谎言，禀道：『杨志串通贼人，用蒙汗药将我们麻翻，将金宝全掳去了。』梁中书听罢大怒，差人星夜赶往济州，命济州府尹即刻捉拿杨志及众贼，同时差人到东京报告蔡太师。府尹正在犯愁，太师府干办又到，对他说：『太师限你十日之内，将杨志等一网打尽，不然，怕要请相公先去沙门岛走一遭！』府尹则命文笔匠在三都缉捕使臣何涛脸上刺了『迭配……州』字样，道：『何涛，你若不捕获贼人，我先将你发配远恶军州，在这空着的地方填上州名！』

何涛满面愁云回到家中，向其弟何清说了此事。何清一拍大腿，道：『这伙贼，我都捉在便袋里了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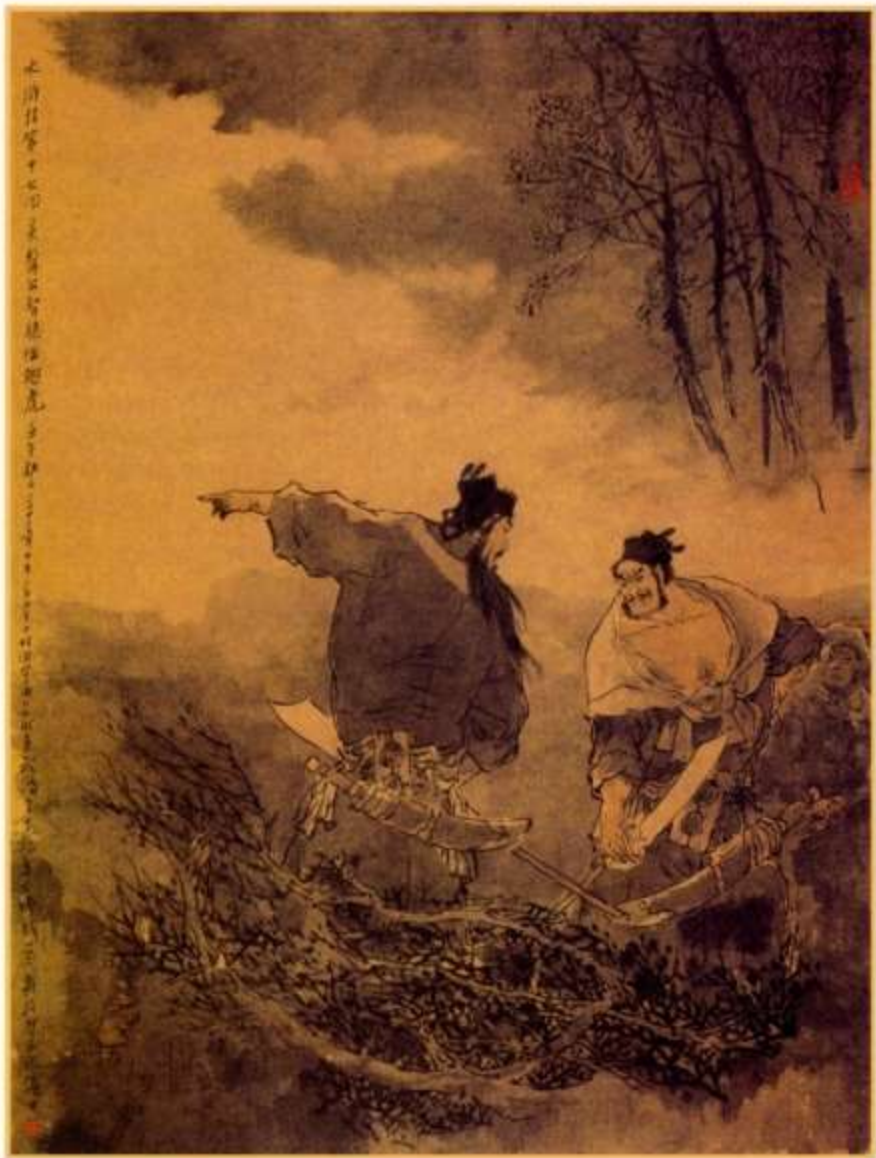


原来当时官府规定，客店须登记住客姓名、何来何往。六月初三，七个推车贩枣客投宿安乐村王家客店。何清认得那为头的是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，可他登记时却说姓李，从濠州来。次日。何清与店主外出赌钱，见一汉子挑了两个桶，说是往村里给财主家送酒，店主说他是本村人，叫做白日鼠白胜。不久听得贩枣客与卖酒汉劫走蔡太师生辰纲，何清回想那两日所见细节，越发觉得蹊跷，就将登记簿抄了个副本。

何清说了上面经过情形，从身边招文袋中取出副本递与何涛。原本走投无路的何涛，此时犹如死囚遇赦，绝处逢生。他当夜带人径奔安乐村，逮捕了白胜，又在他家掘地三尺，挖出一包金银。连夜审讯，白胜起初死不认账，后来熬不住酷刑，招道：『为首的是晁盖，另六人不认识。』府尹当即签署公文，命何涛带领二十名眼明手快的公差，赶往郓城县捉拿晁盖。

何涛马不停蹄，来到郓城县衙下公文，不巧知县刚退早衙，只得到对面茶坊等候。茶博士沏茶时，何涛问：『可知今日县里哪个押司值班？』茶博士指道：『那位正走来的便是。』何涛忙起身将他请进茶坊坐定。

这押司姓宋，名江，字公明。他身矮面黑，是出名的孝子，人称『孝义黑三郎』。又因爱结交江湖好汉，仗义疏财，救人急难，而有『呼保义』、『及时雨』之誉。听何观察说到已捕得生辰纲劫案从犯白胜，今来捉拿晁盖等七名正犯，宋江不由得一惊：『晁盖是我心腹兄弟，若不救他，其命休矣！』内心着慌，言语却很镇静，顺着何观察将晁盖咒骂几句，寻个借口，离了茶坊。



宋江飞马奔至晁盖庄上报信。晁盖道：「贤弟大恩，真不知如何报答！」宋江道：「哥哥休要如此说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！」晁盖道：「阮氏三弟兄得了钱财，已回石碣村去。还有三位在此。」宋江随晁盖至后园，与正在葡萄架下饮酒的吴用、公孙胜、刘唐匆匆见上一面，即策马而回。见何观察已在茶坊门前张望，宋江赶紧上前搪塞几句，与他同往县衙。知县时文彬看罢公文，大为惊慌，即刻要差人去捉拿。宋江道：「日间兴师动众，只怕走了消息，不如夜里去稳妥。」时文彬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当晚，县尉、两个都头及何观察，带着马步弓手及百余士兵往东溪村。行至距晁庄约半里地，忽见庄中有股火起，不一会四面八方火焰腾腾。黑烟滚滚。原来得宋江报信后，晁盖即让吴用、刘唐带了大宗宝物先投石碣村去，自己与公孙胜留下处置疏散庄客等事，现见官军逼近，便下令焚烧庄园。

雷横带领众人呐喊着从前门入庄，只见熊熊火光将庄中照得如同白昼，却不见一人。负责堵后路的朱仝，命士兵从后门入庄，大声呼叫要前面捉人。朱、雷心里都想救晁盖，故意这般惊呼高喊，好让他知道。见晁盖、公孙胜等从后门冲出时，朱仝闪在暗处。高声叫道：「保正休走，朱仝在此！」放开一条路，让他们跑了。雷横明知朱仝放了晁盖，还是帮着虚赶一回。道：「这伙贼果然了得，哪里赶得上！」县尉只得捉了几家邻舍庄客，解回县衙交差。一顿拷打，庄客招出了吴用、公孙胜、刘唐、三阮姓名。何观察悻悻然回济州府衙，再次提审白胜。白胜供出三阮住在石碣村。



晁盖等七人聚集石碣村，正商议去投梁山泊时，何涛与捕盗巡检率领五百士兵袭进村来。阮小五道：『我自有办法，叫他有来无回。』官军从村里搜掠得百来条船，齐向阮小五庄上驶去。忽见一人独棹，唱着：『酷吏赃官都杀尽』的歌谣，从芦苇丛中出来，指着官兵骂道：『你等危害百姓的贼，竟敢将我虎须！』有人道：『他就是阮小五。』何观察把手一招，弓箭手齐向阮小五放箭。阮小五拿着桦楸，一个筋斗钻下水去。官军往前赶了一阵，又有人打唿哨，唱着：『先斩何涛巡检首』的歌谣，从芦花荡里撑出船来，他就是阮小七。官军摆开阵势，欲上前捉拿。阮小七笑着骂声『泼贼！』遽然隐入小港中。何涛先后派去追击，探路的人与船，过了两个多时辰，仍杳无音讯。眼看天色将晚，只得自带几名干练公人去探寻。

船行五六里，见岸上有个扛锄头的汉子，何涛向他打听，那汉指道：『他们正在前面林中厮打。』何涛急命两人上岸去看究竟。谁料那汉乘两人立足未稳，一锄一个，把他们打落水中。几乎同时，船底钻出一人，将何涛两腿一扯，拖到河里。船上的人惊得还没回过神来，已被锄头打下水去。原来拿锄的是阮小二，水下钻出的是阮小七。何涛被提上岸，向阮氏兄弟连连磕求道：『好汉饶命！』阮小二将他捆了。

何涛久久不归，捕盗巡检焦躁不安。忽然风起，刮断船缆，唿哨响处，数十只燃着芦苇的小舟冲来，风助火势，将官军之船烧作一团。阮氏三雄与众渔民合力，将官兵全都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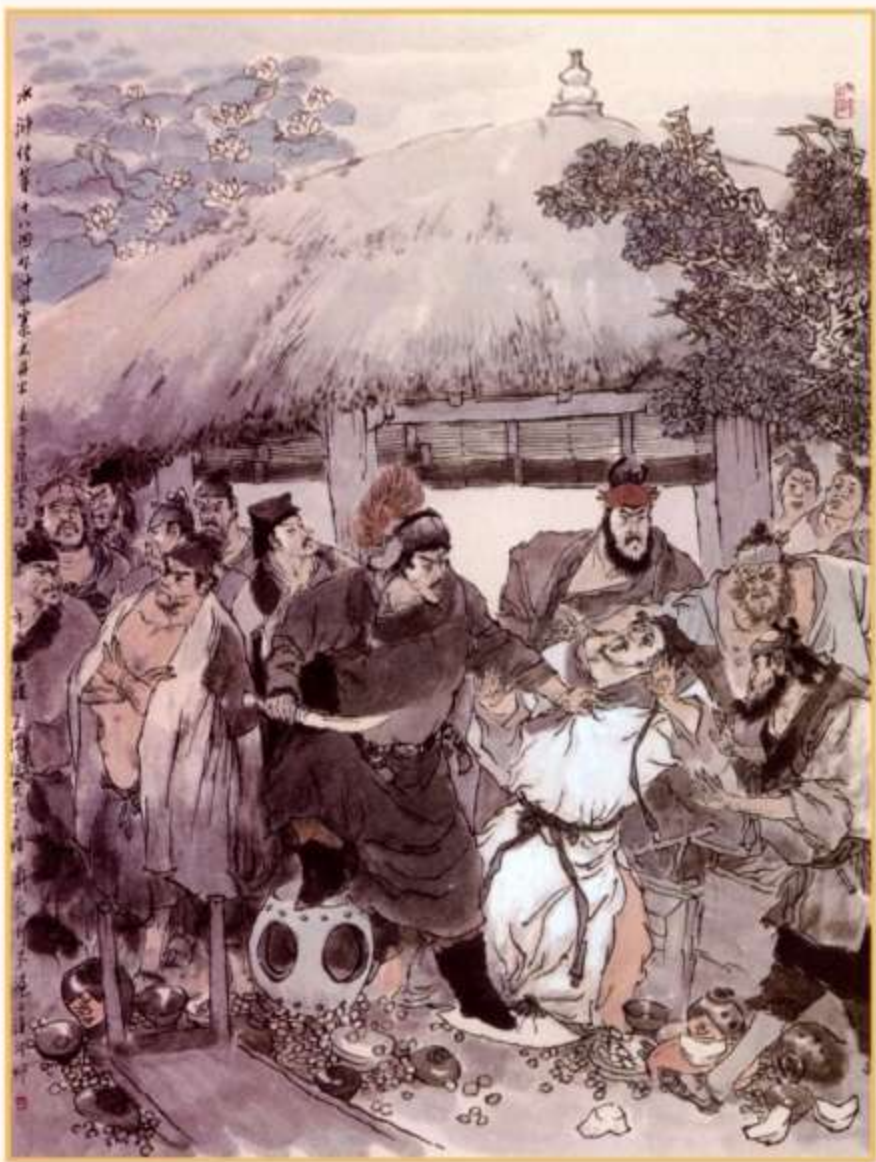


然后把何涛捉来，训道：『本待把你碎尸万段，现要你回去对济州府管事的贼说，俺阮氏三雄不是好惹的！莫说小小州尹，即使蔡京自来，也要捌他二三十个透明的窟窿！』何涛狼狽而去。

打败官军，晁盖等七人，带着眷属、庄客，齐投梁山泊。王伦出关迎接，道：『久闻晁天王大名，如雷贯耳。』晁盖道：『晁某是不读书史的人，甘心在头领帐下做一小卒。』王伦道：『且请到小寨，再作计议。』摆宴鼓乐，大吹大擂。夜间席散，晁盖道：『我等造下弥天大罪，幸得王头领厚爱，此恩不可忘报。』吴用冷笑道：『我看未必肯收留我们。兄长方才说到杀了许多官兵，王伦骇然半晌，脸色都变了。』

次日天明，林冲至关下客馆拜访，七人忙起身迎接。吴用道：『教头武艺超群，王伦理应让出头把交椅，也不负了柴大官人挚谊厚情。』林冲道：『小可乃自愿上山，并不在乎位次，只是未想到王伦心术不正，难以容人。』吴用故意问道：『王头领待人一团和气，怎说心地狭窄？』林冲道：『众位英雄到此，似锦上添花。而他却妒贤嫉能，唯恐众位豪杰大压了他。』吴用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我等自投别处去吧。』林冲急道：『小可正恐众位豪杰萌生退意，特早来说知。倘若这厮今朝有半句话参差，尽在林冲身上！』

晁盖一行被请到南山水亭。酒过三巡，王伦命人捧出五锭大银，对晁盖道：『寨小水浅，怎安得下许多真龙，聊备薄礼，烦投大寨歇马。』见王伦果然要赶走他们，林冲怒不可遏，一脚踢翻桌子，道：『前番我上山时，你如此说，今日众豪杰到来，你又出此言！你这笑里藏刀、言清行浊的人，要你何用！』朝他心窝一刀，捌倒在亭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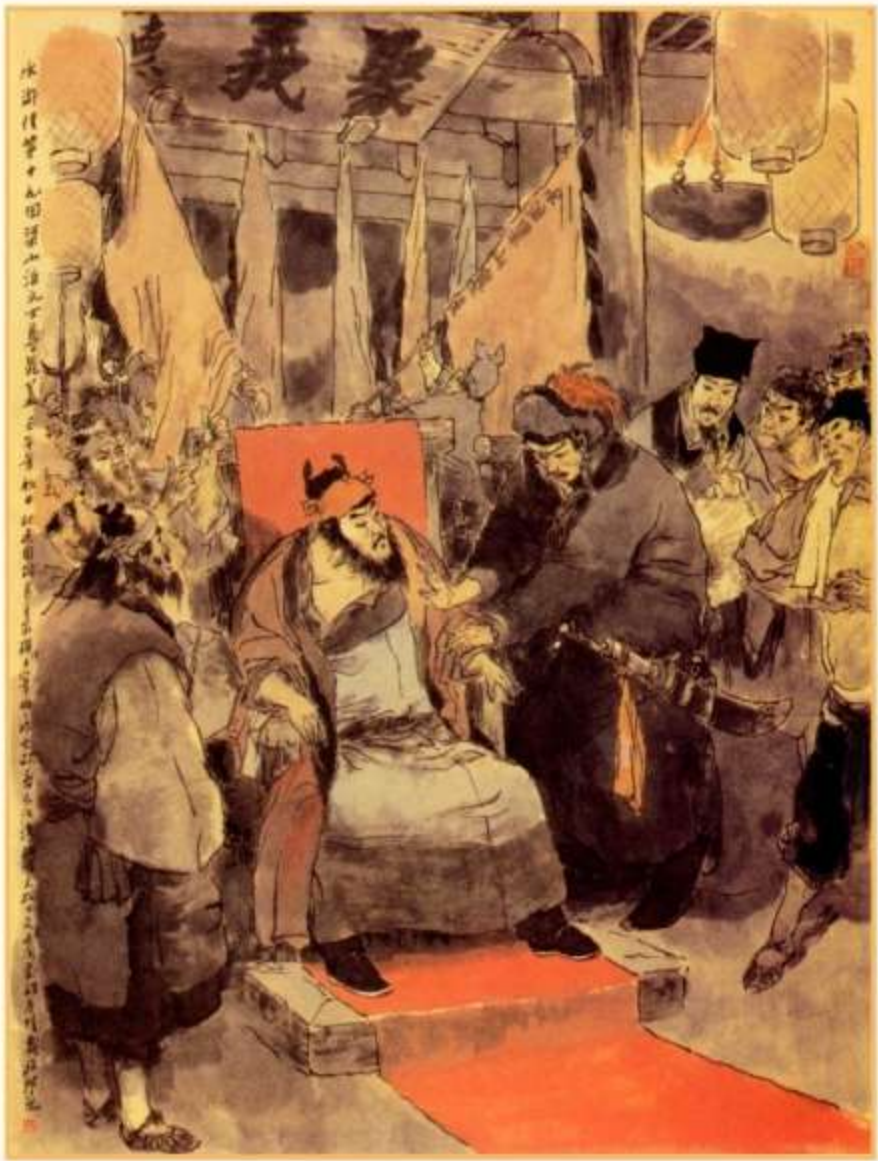


见林冲杀了王伦，吴用就血泊里拽过头把交椅，要林冲坐。林冲大叫道：『先生差矣！我今日只为豪杰义气，除掉这不仁之贼，实无心要谋此位。若欲相逼，宁死而已！』林冲提议，晁盖半推半就，坐了第一把交椅，吴用第二，公孙胜第三。林冲还要谦让，晁盖等不允，于是仍坐第四。以下依次为刘唐、阮氏三雄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。连摆数日筵席，庆贺重新聚义。晁盖与吴用等头领计议，整点仓廩，修理寨栅，打造兵器，教演战法，准备迎敌官军。

林冲见晁盖悉心安顿各家老小，不由得思念京师妻子，当即写封家书，派两个心腹小喽罗下山投送。等了两个月，喽罗回寨禀报，林冲方知妻子以一死抵抗高太尉父子淫威，半年前已自缢身亡，丈人张教头怨怒成疾，也已亡故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济州府尹点派团练使黄安，带领千余人马，征调大批船只，屯驻石碣村湖荡。训练多日后，突然向梁山泊发起进攻。梁山军师吴用，即安排阮氏三雄，及林冲、刘唐，分水陆两路迎敌。连战数阵，梁山大获全胜，不仅俘虏了黄安，生擒一二百官兵士兵，还夺得许多船只马匹。

梁山一派兴旺，太师蔡京则坐立不安，于是罢了济州府尹官职，另派新官上任。新府尹到任后，便招兵买马，屯集粮草，并发文所属州县，嘱令备战。郛城知县看了公文，叫宋江叠成文案，行下各乡村。宋江想到晁盖等做出这般大事，是灭九族的勾当，不禁忧虑。



宋江信步走出县衙。走没多远，被专为人做媒的王婆叫住。王婆指着身旁一个婆子道：『她一家从东京来，夫主阎公染时疫死了，望押司可怜她，赐一具棺材。』宋江就在巷口酒店借笔砚写个帖子，道：『你拿此帖去县东陈三郎家取具棺材。』又给阎婆十两银子。阎婆称宋江是『重生父母』，要『做驴做马报答』。

过了几天，阎婆打听得宋江没娘子，便对王婆道：『我女儿婆惜，长得好模样。我情愿把婆惜给宋押司，同他做个亲戚来往。』王婆就去对宋江说了。宋江经不住王婆三寸不烂之舌，便依允了，旋在县西巷内寻得一所楼房，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。不出半月，阎婆惜满头珠翠，遍体绫罗，连阎婆也添了好几身体面衣裳。

宋江的同房押司张文远，风流俊俏，品丝调竹，无有不会，人称『小张三』。一日，宋江同他来家吃酒。婆惜是个酒色娼妓，原就嫌宋江生得粗黑，一见张三，便与他眉来眼去。张三也是个酒色之徒，此后常乘宋江不在时，往他家跑，婆惜便留他吃茶。两个言来语去，勾搭成奸。风声传到宋江耳中。宋江将信将疑，心想：『又不是父母匹配的妻室，她无心恋我，我只不上门便了。』从此一连数月不去。

一日傍晚，有个大汉把宋江请到酒楼，拣个僻静阁儿，翻身便拜。宋江觉得他有些面熟，慌忙答礼。一问方知是赤发鬼刘唐，曾在晁庄见过一面。原来晁盖为报答宋江之恩，特派刘唐送来一封书信及百条黄金。宋江只取一条黄金，连同书信放入招文袋内。当即写了回信，与其余黄金一起交付刘唐。吃了酒食，约略问了山寨情况，送刘唐出巷，道：『此间做公的多，再不可来。贤弟保重，就此相别。』



宋江送走刘唐后，漫步街上。不意被阎婆撞见，扯住衣袖，要他回外宅楼房。宋江道：『县里事务忙，摆拨不开。』阎婆道：『定是有谁挑拨，休听外人闲言，我娘儿俩下半世都靠着押司。』宋江被缠不过，只得跟着去了。

一进门，阎婆叫道：『我儿，你心爱的三郎来了。』婆惜以为是张三郎，便兴冲冲下楼，可从缝子一张，见是宋江，就又返身上楼，骂道：『他又不瞎，要我迎接？』阎婆陪笑扯宋江上楼坐定，见他面有愠色，便道：『我有瓶好酒，再去买些果品。』走出房间，随手把门反锁了。

阎婆买了果品菜肴，烫了一壶酒，端到楼上。只见宋江依然沉着脸，婆惜背对着他，便道：『我儿，给押司把盏酒。』婆惜道：『不把盏便怎地，终不成拿剑来取我头？』阎婆笑道：『押司宽宏大量，不和你一般见识。』就自己给宋江斟酒，宋江勉强吃了。婆惜想：『谁耐烦陪伴这厮，不如让他醉了，休来烦我。』于是吃了半盏。阎婆见女儿吃酒，便乘机劝宋江连饮了三五杯。

宋江进退无计之时，蓦地见卖糟腌的唐牛儿闪进门来，便忙向他使眼色，道：『县里有紧急公事？』唐极乖巧，道：『就是早间那公事，忘了？知县相公差四五起公人寻押司不着，正在发作。』宋江乘势起身道：『如此紧要，只得去了。』阎婆拦住道：『你们这点花招，就像在鲁班面前耍大斧，休想欺瞒老娘！』唐牛儿道：『真要有紧急公事。』阎婆骂道：『放你娘狗屁！老娘一双眼就像琉璃葫芦儿，亮着呢！』伸手将唐牛儿脖子一叉，直叉到楼下，骂道：『你破人买卖衣服，如同杀人父母！』一把掌，将他掴出门外。唐牛儿骂一阵『贼老婆子』走了。阎婆拴上门，在楼下睡了。



约摸二更时，宋江困倦，便解下鸾带，连同压衣刀、招文袋，挂在床栏杆上，和衣在婆惜脚后躺下。听得婆惜冷笑，宋江也不去理她，只是气恼不已。捱到五更，便起身离去，行至县前街上，见一碗灯明，知是卖汤药的王公摊子，宋江便去吃了一盏醒酒二陈汤。想到曾许王公一具棺材，昨得了晁盖金子，正可兑现承诺。可一摸身边，怦然心惊：「不好！招文袋还挂在那贱人床栏杆上，里面有晁盖书信！」

宋江急步奔回，见床栏杆上空无一物，心内更慌，便去摇那假睡的婆惜道：「看我以前的面上，还我招文袋吧。」婆惜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道：「是老板娘拿了，只是不还你！我只道「吊桶落在井里」，不想今日「井落在吊桶里」，原来你和梁山泊强贼通同往来！」宋江慌忙求道：「好姐姐，不要叫，邻舍听见不得了！」婆惜道：「要我还你，须依我三件事。」宋江忙道：「依你，都依你。」婆惜道：「一是任我改嫁张三；二是我身上穿戴的，家里使用的，不许讨还；三是把晁盖送的一百两金子，立刻给我。」宋江道：「前两件都依你。只是金子我没接受，容我日后凑了给你。」婆惜冷笑道：「到公堂上你也说没有么？」听她说要上公堂，宋江顿时火起，狠命去拽她紧抱着的招文袋，忽见压衣刀掉在床上，便抢在手中。婆惜叫道：「黑三郎要杀人呀！」宋江一肚皮气正没出处，这一叫，犹如在催他下决心。于是手起刀落，杀了婆惜，旋即将晁盖书信烧了。阎婆听得女儿叫声，急忙上楼，恰遇宋江下来，便问：「两口儿闹什么？」宋江道：「你女儿忒无礼，被我杀了！」
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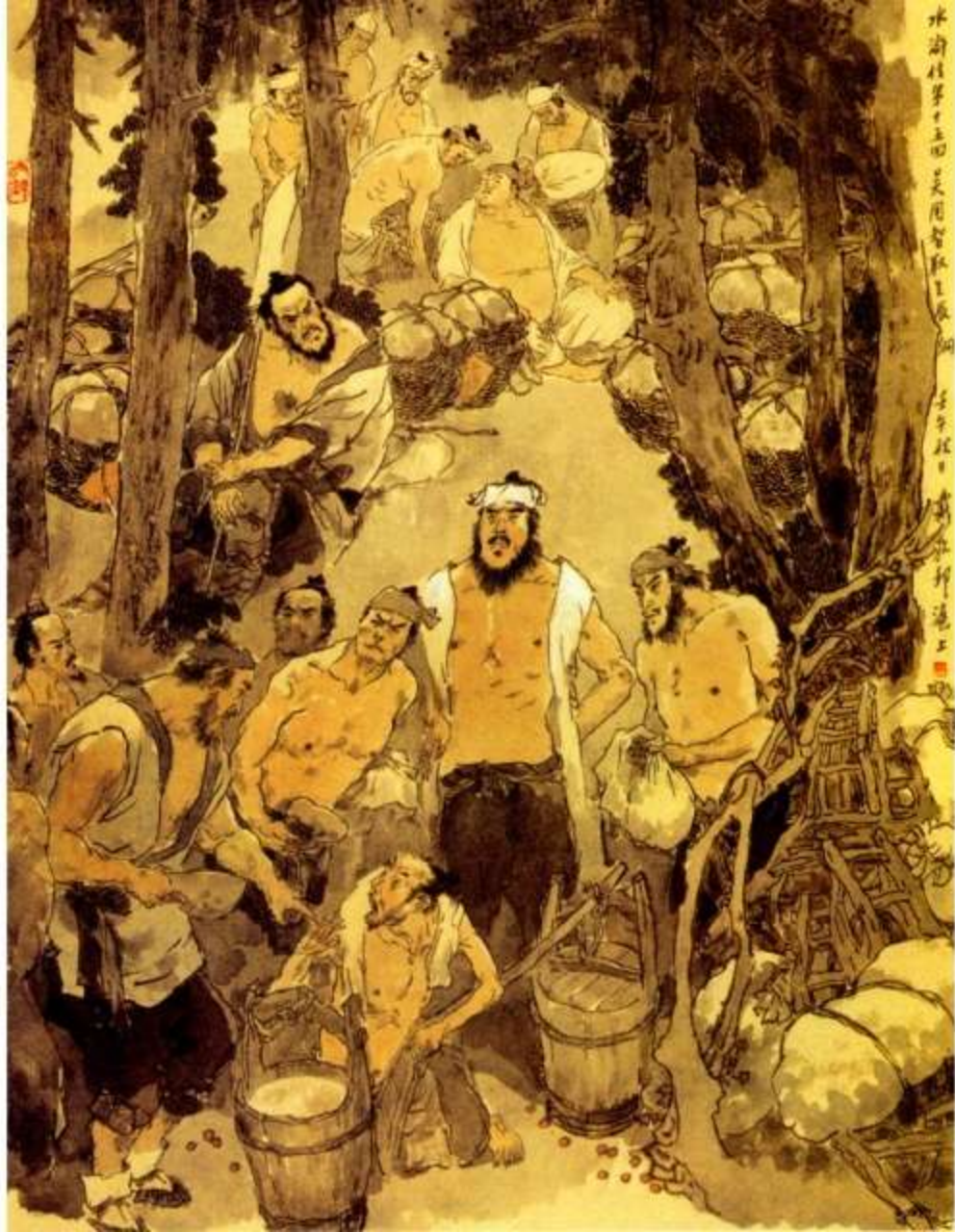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册

绘画·戴敦邦

主编·于文化

注释·黄彦

制作·小成兄



中国书店

